

閻錫山這個人

張守初

閻錫山與馮玉祥的性格完全相反，閻深藏不露，馮鋒芒四射；閻堅定不移，馮機許多變。馮玉祥是「千面將軍」，閻錫山為道貌岸然的長者，也許閻錫山深得「道德經」和「陰符經」的祕傳，能有深厚的修養。太原有五百完人，實為閻錫山平日督導與精神感召所致，決非偶然。筆者考入黃埔軍校前曾在太原就學，於公開場合會見到閻氏無數次，聆聽閻講話的時刻頗多。北伐完成後，和山西人士多有接觸，茲就閻錫山獨特的作風，撰寫軼事二、三以供讀者考正。

內藏機智外若冬烘

民國元年至十六年間，閻錫山一直連任山西督軍兼省長（有時名稱稍有改變），各地軍閥連年混戰，爭奪地盤，山西獨能閉關自守，有十五年的安定局面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，閻錫山應居首功。除了閱兵大典及重要節慶，閻氏身着戎服，佩戴三星上將軍階外，平時長袍馬褂，頭戴瓜皮小帽，足穿布鞋素襪，一副冬烘先生模樣。說起話來土腔土調，慢聲細語，很少有激動的表情。走起路來四平八穩，不慌不忙，好像閑雲野鶴。

保境安民發展交通

在北伐前也有些公正人士稱讚山西為模範省，由於十多年沒有受戰爭摧殘，人民安居樂業，治安良好，從無搶刦兇殺事故，尤其是交通發達，國內任何省分都趕不上山西。公路四通八達，每一縣城及重要市鎮都有汽車通行，這在今日的台灣並不稀奇，可是在五十多年前的中國大陸各省是少有的現象。閻修築公路以便汽車通行，係由軍事管理，駕駛人員由軍事機關成立汽車隊，統籌訓練，結業後分發各地服務，並分區管理，

駕駛員身穿軍服如同在營軍人，因為嚴格管教，甚少車禍發生。另一用意在於平時服務旅客，戰時調集運兵，迅速確實，這也如同他的兵農合一政策，都是雙方兼顧的。至於鐵路運輸，從前中國合辦的正太鐵路係窄軌（如同台灣西部幹線的軌距），所以連年軍閥混戰，爭搶車頭車廂，獨不見正太鐵路的車輛被搶，因為其他鐵路均係英國式的寬軌，正太車輛不能行駛。閻錫山抱着閉關自守政策，自行修築的同蒲鐵路及各支線都採用窄軌，限制外省火車不能進入山西，山西車輛不被搶走，這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。

容人雅量執法有則

趙守鈺和閻錫山是拜把兄弟，辛亥革命共同舉義，民國建立，趙守鈺在閻督軍部下任步兵團



長，恃才傲物，常諷刺閻錫山愚庸無能，並放縱部屬滋事，閻督軍命令澈查，趙守鈺總是呈報無人外出，鬧事者非其部屬。閻忍無可忍，遂調趙守鈺團長為督署參議。趙守鈺閒來無事，借用（付錢）人力車夫號衣（山西規定人力車夫必須穿號衣），拉着二輪黃包車停在督署大門外，閻督軍汽車開出大門，他攔着汽車高叫：「督軍！坐我的洋車舒服。」閻下車對趙說：「你這樣子胡鬧，成何體統！」趙回答：「沒有事幹，拉洋車混點外快，也不是什麼壞事呀！」閻說：「你需要錢花，乾脆向我要好了，何必出洋相？」趙守鈺後來變本加厲，一次晉見閻督軍，閻送他出廳外，趙回頭砰的一槍，子彈穿過閻錫山頭上方數尺，打中屋簷，瓦片紛落，閻錫山大驚失色，趙從容說道：「沒有錢買肉，打鵝子吃也不錯。」閻�錫山強忍怒火，叫副官送上二百元，請趙買肉吃。此後閻趙再不能相處，閻錫山託人勸趙：「你和督軍兄弟一場，好聚好散，督軍送你路費，請你離開山西好了。」

趙守鈺隨即離開山西投入馮玉祥陣營。某日閻錫山臉上帶了輕微傷痕，參謀長問閻：「督軍臉上怎麼弄傷了？」閻毫不避諱的回答：「還不是太太抓傷的。」這是閻倡導說實話的示範。後來閻晉北鎮守使張樹熾：「我才兩個太太就鬧的不安，你有八個太太，是怎麼駕馭的不

釋放刺客厚贈路費

？」閻錫山如此坦白直爽，不怕人見笑，正是令人覺得可愛之處，也是深得人心竭誠擁戴的原因之一。閻錫山儀表舉止慈祥，絕不隨意動怒，濫殺無辜，但是執行法紀亦甚堅定不移。有一女師校男教員薛晉康，愛戀女生，毒死髮妻，意圖與女生結婚。經偵察屬實，判處死刑，薛晉康的族叔薛篤弼時任河南省督軍兼省長馮玉祥之廳長，急電營救，薛晉康的岳父亦跪向閻錫山求情說：「晉康一時糊塗造成大錯，女兒死不能復生，外孫年幼無人照料，懇求免予晉康一死。」閻回答：「我向來不忍心殺人，但是殺人者死，罪有應得，絕不能寬容。」抗戰期間軍長李服膺擅自撤退，閻錫山揮淚下令槍斃。筆者在太原三四年間，很少聽說執行死刑者，薛晉康押赴刑場（舊日例在西門外）執行，沿途旁觀者人山人海，轟動全城，好像是稀有的大新聞，可見閻對於執行死刑的慎重，絕不輕易殺人。

民國十三年秋，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，囚禁曹錕，吳佩孚兵敗南下，北方政局甚為混亂，山西四面受敵，閻錫山處於危險狀態中。北伐前每年祀孔均在天將微明時舉行，某次閻乘汽車前往孔廟主祭，行至孔廟轉角處，突然轟的一聲，炸弹擊中車尾，如若稍為靠前，閻氏命已休矣。附近警衛人員立即抓到刺客，綑綁起來押到孔廟廊下，靜待審訊。閻錫山說：「文廟豈是鄉人的地方，趕快鬆綁，不要難為人家，好好招待，等祀

人個這山錫閣



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辭臨時大總統後巡視山西在太原與閻錫山合影。

孔典禮後我親自問話。」後來閻詢問刺客：「這位朋友貴姓大名？我們有什麼深仇大恨？」刺客一語不發。再問：「是人家派你來的吧？是誰？」

「刺客仍然不回答。閻慢聲細語的說：「你要是我把我炸死了，我的父母妻兒能不哭嗎？我要是把你殺了，你的父母妻兒怎麼辦？他們一定很傷心，你這是何苦哪！朋友，你要是缺錢用，儘管向

我要，殺人的事情太殘忍了，下次不要再做了。」

「說罷指示副官送給刺客二百銀元（約合二兩半

黃金），並說：「朋友你走吧！我做事講信用，在我們山西省境內誰也不敢為難你。」閻錫山的把兄弟趙戴文隨同陪祭在側，問閻：

「督軍，你怎麼這樣子處理？這等於養奸遺患，下次再有刺客怎麼辦？」閻回答：「殺了一個就能保證以後沒人敢來了。」

山西的修養，可不容易！

以柔克剛平息學潮

山西全省原有步兵十個團，連同特種兵合計三萬多人，民國十三年秋北方政局動盪，閻爲應付外來壓力，擬擴充兵力一倍。擴軍必然要增加稅收，於是引發了學潮，省垣大專及中等學校學生二萬多人罷課遊行，口號是「反對擴軍」、「反對增稅」。閻錫山下令全城戒嚴，但不准軍警開槍擊傷學生，有「罵不還口，打不還手」的指示。學生浩浩蕩蕩沿途高喊口號，首先搗毀省議會（因其同意增稅），再搗毀陸軍被服廠長（閻氏岳父）的公館，並打得廠長頭破血流。然後圍攻督軍署，警衛人員也被打的頭破血流不敢開槍。後來趙戴文（閻氏心腹時任旅長）出來，面對學生羣衆高喊：「你們這樣鬧下去如何收場？有什麼要求好好商量。」於是雙方達成協議，由學生推派代表十人去見閻督軍，當面要求停止擴軍增稅，把趙戴文作人質，保證代表安全，半小時代表不出來，學生殺死趙戴文，放火燒毀督軍署。閻錫山接見十位代表，先請學生代表坐下，衛士在學生代表每人面前放上一杯茶，閻錫山慢聲細語的說：「山西是全省人民的山西，不是我閻某人的山西，山西存亡關係大家的生命財產。現在的局勢你們是知道的，不擴軍如何應付得了外面的壓力？擴軍就不能不加稅，事非得已，我心裏也十分難過，你們說該怎麼辦？」閻錫山說話時滿臉淚痕，表現出無限淒楚。代表們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回答，最後閻說：「好了，我和你們有閻錫

十個人也不能決定全省人的命運，我是人民的公僕，一切聽候主人的吩咐，你們回去請全省父老簽名，表示意見好了。」這是閻錫山的太極拳，也是緩兵之計，學生都是五分鐘的衝動，全省父老簽名更是不可能的空話，一場暴風雨就這樣的風收雨歇了。

週會自省察查嚴密

北伐前，山西省各機關學校部隊大禮堂統稱「自省堂」，每星期日上午八時集合該單位所有人員舉行「自省」。先由首長訓話及特約人員講解時事或特定題目，然後司儀高喊「自省」，大家俯首閉目，靜坐反省一週間所作所為有無錯誤。約十分鐘後司儀高喊「自省畢」，再由首長訓示：「知過必改，無過加勉。」散會後即放假，這稱自省實際上就是自我檢討，是取曾子三省吾。

中外文庫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

劉昌博教授著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，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紛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要目有：(1)江湖兒女的故事。(2)瓜地馬拉「我的媽呀！」(3)關公在薩爾瓦多。(4)百萬美金的支票(尼加拉瓜暴富記)(5)女兒國男人逃婚(宏都拉斯見聞)(6)美人窩失眠記(哥斯達黎加的魔影)(7)巴拿馬的食肉蝶。(8)波哥大歷險記。(9)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。(10)一家烤肉萬家香(巴拉圭夜不閉戶)(11)烏拉圭美人遲暮。(12)聖保羅的橋情。(13)海灘、足球、森巴舞。(14)荒原上的螞蟻雄兵。(15)委內瑞拉富甲南美。(16)光棍總統鐵腕治國。(17)多明尼加風情畫。(18)黑人島——海地。(19)功夫大使載譽歸國。附錄：拉丁美洲各國土地、面積、人口、幣值，物產及貿易概況，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、館址一覽，全書二十餘萬言，穿線平裝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身之義，閻錫山提倡「說實話做實事」，「有錯必改」。重於自省，輕於用刑，正是儒家精神的發揮。民國三十六年筆者任職河南省軍管區編練處少將處長，奉調南京中央訓練團受訓，同宿舍鄰床員是山西省軍管區編練科（山西省爲丙種軍管區不設處）上校科長張君。課餘閒談起來，我們既同姓又任同樣職務，我又曾在山西就學，所以非常親切，張科長說受訓後不想再回山西了，我問他原因，他說待遇比別省好，但是管束太嚴。談到山西省政府社會處，真是石破天驚！山西省政府社會處名稱與組織和其他各省相同，而其服務項目則很特別，社會處訓練二十歲以下青少年以特種知識與技能，然後分發各機關學校做工友，主官及科祕以上人員每位配發一個工友，平時服侍長官熟識週到，終日不離左右，長官如有

違法或不規行為，工友立即前往社會處檢舉，凡是檢舉一次，即不再返回服務單位，由社會處另行分發工作。這些受過訓練的青少年天性純良，勇於檢舉不法，而工作得到保障，不怕長官報復。被檢舉的人經查證屬實，貪濶違法者嚴辦，行為不檢者關入反省室（類似禁閉室）自我反省一週至數週，並寫悔過書，期滿後仍返原處供職。張科長說：「有一天朋友約我打麻將，工友跟着我外出，寸步不離，我給他二千元法幣（約合現台幣一百元）叫他買點東西吃，不要跟着我了，在台幣一百元）叫他買點東西吃，不要跟着我了，我看見他返身走後，就到朋友家中打牌。第二天社會處找我問話：『昨天你給工友二千元，叫他不要跟着你，必定做出不好的事情，坦白承認，可以從輕處罰。』我就據實承認去打麻將，結果關進反省室一星期，出來後另換一個工友，我從此以後行為更加謹慎了。」